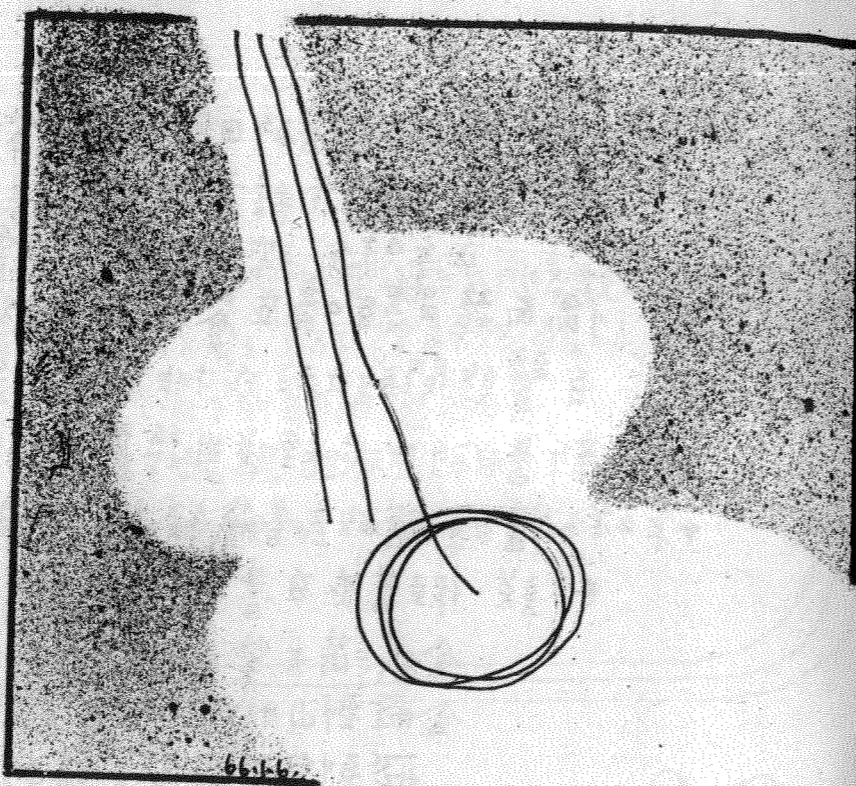


吉他手



珊欣

之一

而竟透出
巧指
披蒙彩衣之蝶
一襲螢火夢鄉流流
星幕為蓋的陽台
(憶記的純情
請別再撥弄好嗎?)
猶記長髮輕輕墜入
月沐的音符 飛揚
飛揚成
遊戲的禁忌
記取子夜夢魘
偎在墓碑的一角
影像不過是重疊轉折
重疊轉折端端不息乃音符之定義?

之二

風把恍著影子的歸客找回
抬頭並非難事?
吉他手, 誰的吻是你巧指
不滅的印痕
從C調至G調
若蹣跚踏步
每一步是流佇於她悽笑面容
潮濕的笑靨
(在溫州街竟驚訝你之蹣跚慢行)

(去教堂參拜一份虔誠)
請留取我的身影
熨貼於琴音
有些睡眠竟也變調
靜思那首歌的模樣
晶冷的白玉
也不過凝成休止符的 $\frac{1}{4}$ 拍

之三

一絲絲的回憶
就彼此被撥醒
疑想在未可知的疑想
就此額頭劃出
乃是我們之垂垂老矣
趁月色未褪
允許那對情侶做愛
顫抖並非旋律
(用琴音摟住他們吧?)
踊舞乃扭曲的影夾風
我們在岸邊枯坐
那等破過湖面不是你尖細的顫音
苦澀的成熟在寧靜最難耐
傳說他們彼此對酌
酒杯碰聲便是
(美感的失眠乃你琴聲
之見證?)

福馬林季的音符

鄭琿琿

找到這份孤寂是相當偶然的, 並不想長此沈默, 只希望在這過度的寧靜裡聽聽內心的掙扎和澎湃的音浪。

× × ×

窗外, 碧色的天空, 滲著稀薄透明的水藍, 陽光耀眼, 枝極滿綴著綠。室內, 福馬林味濃濃地迴盪著, 單調、窒息。

揮試的那刹那, 心頭無由地踴躍、悸動著。一刀一刀的宰割, 能探究多少靈魂的虛無和悲愴? 到底還有多少影子留在肉體上? 呆滯而凝重的臉龐, 雙眼緊閉著, 無光。無光。灰黑色的嘴唇, 究竟有多少無言的抗議? 緊握的拳頭似乎想在這透明的空間抓住點什麼……, 而福馬林洗禮後的銅膚色, 不再驕健、不再男性、不再具有陽剛之美! 呵! 煩人的一季。寂寞的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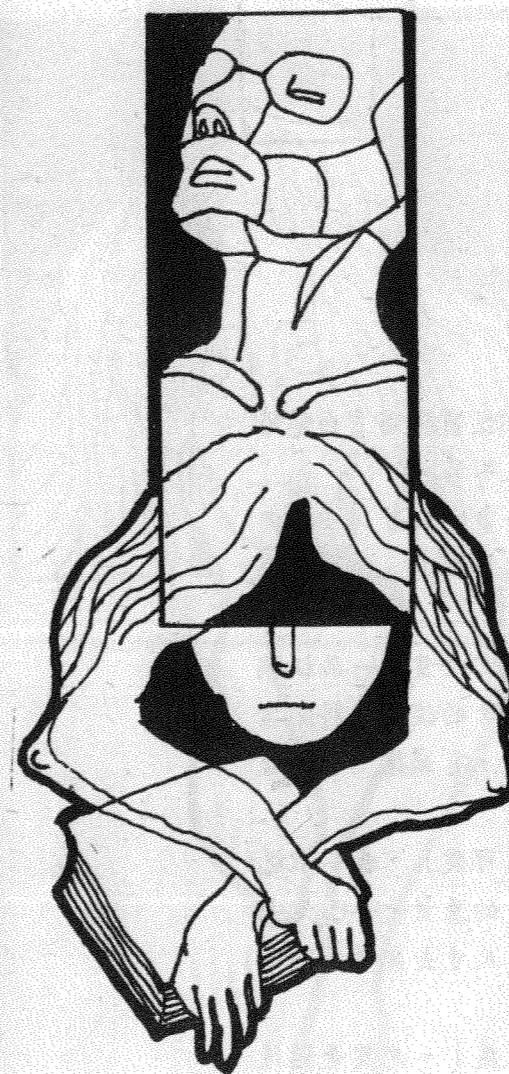
一任清風拂髮——豪邁地, 解剖柩下, 青春一程一程地被廉價埋葬, 在某種意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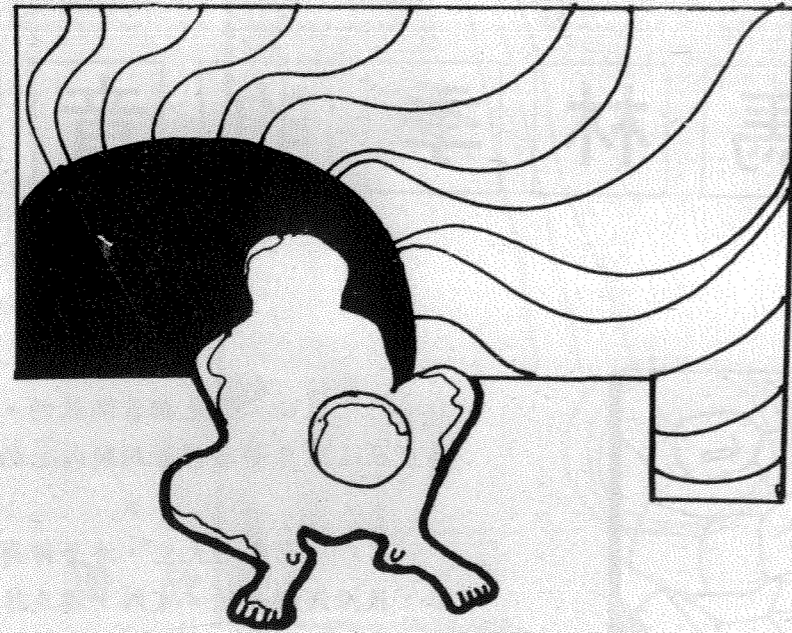
學醫的人不該有感情嗎? 我們不應只是一部救人的機器, 仁心、仁術也不應僅僅是機器的附帶零件。

而生命是信念。人生, 如果沒有憧憬和追求, 就有如反光紙一樣, 只反射外來的照射, 沒有本身的光和熱。

記得尼采這麼說過: 「必須向上攀登超過自己——向上, 升高到你的星光也在你的下面。」心路並非平面的蠕動和浪蕩, 我們不要世俗那種交易式的醫學販賣。

一襲白衣也應有它的尊嚴。





× × ×

一個星光斑斕的晚上。

R說：「如果有個男孩在星夜到我窗前唱『白髮吟』，我將接受他。」眼光淒迷得令人不忍。

之後，我們爽朗地笑了，一串一串地接著。在詩與夢的日子裡，狂歡夾著狂想，狂想夾著狂笑，永無休止的。

總憶不起是哪個季節開始的，很少去愛每一朵杜鵑，每一片楓葉，去享受每一口使我興奮的談笑。抖開繁重的課程，夢是一首很柔很美的長詩，有韻律，有濃馥的美好和情緻。

有人說：「莎士比亞的羅密歐很可愛」，我不敢說這是個醜陋的世界，不管麵包和愛情的重量是否已失去討論的價值，也許只有傻子，才會拿尺寸去衡量兩顆高貴靈魂間的距離。

一直很喜歡那首「依然在我心深處」，尤其是最後兩句：「有如葵花向日癡情一片付與，任今朝明朝日夕日暮。」

或許，成長是一種艱苦的歷程，各式繽紛的夢分割著生活。在陽光下，人生有幾多日子，供我們揮霍？

× × ×

K來信說：

「接到妳的來信，仍可感受到妳昔日的那種親切、熱忱，那份悠然自適，過去，太多的理想是一種賭注，很高興妳仍堅強得足以凝固一切……，別再為永不知足的人性所困，靜下妳多波的心，相信妳會得到妳底榮耀，但不是現在！」確是連漪頻起，有一種被瞭解的喜悅。



不管是感情的，或是理智的，始終無法輕易地忘卻深入心裡的倦態，往事應已矣，但感覺仍是強烈的。當年的心緒早已沈澱在心靈的深處，當年的憧憬也在現實的生活中擠縮變形了。

有人說：這時代麻木與不思考的人最幸運。不是嗎？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媽說：「妳的書本這麼厚。」我只有笑笑，我能說什麼？這一笑的含義她可曾知道？她不會懂的，上一代的思想太「綠園窠白化」。而我們呢？也一直別無選擇、很悲哀地跟著人群走，就像一群帶負電的電子，對原子核循著一定的軌跡繞啊轉啊，而我們永遠不能真正明白自己為何而轉？為誰而繞？這不是很可笑的事實嗎？

說，人多現實啊，而自己卻無法超越。雖然成績並不代表一個人的成功，但，至少那是某種程度的肯定，甚至於是一種烙印：代表我們不曾向現實低頭，畢竟，我們掙扎過、奮鬥過。……

掀起鼻子，笑吧！別儘說我傻。

我說過，我要做個園丁，在泥土花草裡打滾，只因捧住那塊泥土，我才能體認人生的真諦。